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六

南京提江都御史嘉善丁賓

南京翰林院孔目和錢養庶 全校

南京鴻臚寺卿歸安錢士完

南京禮部司務仁和羅大冠

南京學翰林院諭德餘姚孫如游訂正後

學 上元姚履旋參閱

十九世裔 孫方永祥重刊

雜著

毀譽

一人之所好可以信其為善人乎一人之所惡可以知其為非善人乎未可也一人易私也眾人之所好可以信其賢乎眾人之所惡可以信其不賢乎亦未可也眾人之所好可以信其惡乎從其時之君子其為人也君子其是非也必明其去取也必當其為言必可信而無阿一君子之所好惡不問可信

其爲賢否也。眾君子之所好惡不問，亦可知其爲賢否也。何者？恆人有眾，寡君子無眾，寡也。通齊國之人皆惡匡章，孟子獨取之，而齊人之言皆廢。眾誣而孟子直也。舉滕國之民皆信許行，而孟子獨斥之，而滕民皆以爲然。眾私而孟子公也。苟非君子，雖眾不足信，而況其寡乎？苟爲君子，雖寡不可忽，而況其眾乎？然則聽言之道亦可知也。君子之守不可移也。一人曰：是可罪，君子不信也。必察焉，稱人之善也亦然。不惑於恆人之毀譽，故足以爲君子。人毀而毀焉，譽而譽焉，於恆人也何擇？嗚呼！今之君子何其易於毀譽也。不賢人也，或告之曰：某也賢，則從而賢之；果賢人也，或告之曰：某非賢，則從而賢之。賢與否人也，賢之否之者，吾心也。奚不以吾心賢否之，而以毀譽之言爲賢否乎？曷爲不思也？恆人之毀人也。

有端其譽人也有由有忌而毀者五。有忌其才而然者，有忌其名軋已而然者，有忌其位高不及而然者，有忌其貴多不分而然者，有忌其爲世所重而然者。惡而毀者四：惡其直諫不比也，或毀之惡其正而不可以私動也，或毀之惡其賢而彰己之惡也，或毀之惡其得君而不獲自肆也，或毀之恆人之毀不出乎此者鮮矣。出乎此而信之以行誅責焉，行威怒焉，則賢者遇禍而不賢者得志矣。其譽人也有二利之而譽者四：利其德已也，利其賜已也，利其勢可倚也，利其名可衒也。畏之而譽者六：或卑而畏之，或以其貴而畏之，或以其臨而畏之，其勢盛也，或脅之其黨眾也，或使之其名震也，或讐之由是而譽非其本心也。不察而信之慶賞，因之而賜爵祿，因之而頒則不肖者愈熾矣。鄰乎號道乎吠而從之者，雞犬

也取於物而不求諸心初其爲物也焉有君子而可以毀譽
動乎雖然以毀譽易心者不知人者也以毀譽自變其行者
不自知者也古之君子信道也審而自知也明其中無缺萬
人毀之所疑當如也其中未至也萬人譽之確如也彼豈以
外易內哉人知之也未嘗喜人之不知也未嘗愠其心方師
友乎聖賢而以百世爲旦暮炳集而蛆散者於我何哉嗚呼
不以毀譽觀人者吾弗得見之矣能不變屈於毀譽於道也
其庶矣乎

鄉原

或曰鄉原奚謂德之賊也曰以其偽也奚爲其偽也曰務同
乎眾而不知道也一鄉之中有善人焉有不善人焉君子惟
取乎善人而已不善者雖強附以從不取也怨怒以誘弗顧

也於善如是也於不善如彼也斯爲君子已矣使善不善咸
悅而無殊焉甯知非不善人之徒哉鄉原者欲人咸悅而不
擇義理者也欲人咸悅者鄉原之情也君子不可以利悅小
人可以貨誘者天下之勢也以其私情動天下之勢必不可
兼致而偏勝焉則與鄉原合者必毀君子不合乎汙者必惡
鄉原之人鄉原之不善於君子則思所以擠排擯斥之於是
視君子如仇讐而善人之類銷矣其賊德也孰大於是曰若
是則盜也奚原乎曰以名則盜凶而原吉也以言其禍與其
原也甯盜虎皮而虎質可備也羊其外而虎其中不受其禍
者鮮矣方大剛直者其內必疏通而不回詭佞而下人柔和
而易喜者其險且戾莫測也故能餌人以甘言者必能中人
以危法飾小謹以釣名者必能爲巨虐以厲民以鄉原致位

者胡廣也以鄉原竊國者王莽也無他由偽也

閔俗

何曾於晉非名相公孫五樓於南燕為亂臣趙括於趙氏為
敗子然括能讀父書傳五樓料劉裕用兵曾知晉室將亂後
世稱材智者有所不若也嗚呼豈特賢者不如古哉

斥妄

君子之於眾人其生與死同惟生而有益於世死而無愧於
心者為君子其不能然者為眾人此其所由異也使飲且食
焉以養其生而與世無補雖有喬松之壽猶無生也不能奉
天之道盡人之性自致其身於無過雖談笑而亡猶不得其
死也古君子所以汲汲若不及者未嘗以生死入其心惟脩
其可以無媿之道焉耳天之全以賦吾者吾能全之而弗虧

推之俾明養之俾成擴而施之澤於天下後世於人之道無
所愧雖不幸而乖於天迕於人死於疾病患難何害其為君
子哉不能盡人之道而欲善其死者此異端之惑也異端之
徒其立心行己固已大畔於君子視倫理之失夷然以為宜
爾而不怪其身雖生其心之亡已久矣而猶務乎不死或尸
居以求其所謂性命或餌金石服草木而庶幾乎坐化而立
亡以預知其死為神以不困於疾病為高彼既以此夸眩於
世世之惑者又從而慕效之不知其所云性命者果何道而
預知不困者果何益耶孔子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聖賢
所以為教而人所當為者也窮天下之理而見之於躬行盡
乎三綱六紀而達之於天道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所傳人
之為人不過學此而已生者知此而後可生死者明此而後

可死入乎此則爲人出乎此則爲夷狄鳥獸不可毫髮去也
異端者果足以知此乎其所云性命者果不異於聖賢之所
云乎其去夷狄禽獸遠乎皆不能然而能緩死之求審如
其言能闕千載而不死與木石何異曾何足以夸人而效之
耶況其生死亦與恆人同其不爲疾病所困而預知其死之
期特寡慾清心使然耳不足以爲異也苟以隱几而死爲異
則植物皆立枯苟以預知爲神則鳥有知死而哀鳴者此二
物者亦足異耶故不能盡人道雖不死而無益盡人之道雖
不得其死猶不死也記禮者稱孔子將終曳杖負手而歌聖
人之於生死宜先知之然不若是不害其爲聖人也聖賢之
於道不苟同於人於跡不苟異於俗道欲其同則柱已跡欲
其異則駭世皆非聖人所爲也舍聖人不效而惟異端怪術

之師幾何而不陷於夷狄鳥獸耶

啟惑

天地之生物有變有常儒者舉其常以示人而不語其變非
不語其變也恐人惟變之求而流於怪妄則將棄其常而趨
怪故存之而不言後世釋氏之徒出意欲使天下信己而愚
舉世之人於是棄事之常者不言而惟取其怪變之說附飾
其故以警動眾庶其意以爲此理之秘傳者人不及知而我
始發之遇一物之異常輒張大而徵驗之欲稽其故則荒幻
而無由欲棄其說則似是而可喜凡民之愚者皆信而尊之
奉其術過於儒者之道而不悟此真可悲也夫運行乎天地
之間而生萬物者非二氣五行乎二氣五行精粗粹雜不同
而受之者亦異自草木言之草木之形不能無別也自鳥獸

言之鳥獸之形不能無別也自人言之人之形不能無不相似也非二氣五行有心於異而爲之雖二氣五行亦莫知其何爲而各異也故人而具人之形者常也其或具人之形而不能以全或雜物之形而異常可怪此氣之變而然所謂非常者也非有他故而然也今佛氏之言以爲輪迴之事見無目者曰此其宿世嘗得某罪而然耳見罽唇掀鼻俯膺直躬者曰此其宿世有過而然耳見其形或類於禽獸則曰此其宿世爲鳥獸而然耳不特言之又爲之書不特書之又謂地下設爲官府以主之詭證曲陳若有可信而終不可詰此怪妄之甚者也天地亦大矣其氣運行無窮道行其中亦無窮物之生亦縣縣不息今其言云然是天地之資有限而其氣有盡故必假既死之物以爲再生之根尙烏足以爲天地哉

譬之炊黍火然於下氣騰於上累晝夜而不息非以已騰之氣復歸於甑而爲始發之氣也苟人與物之魂魄輪轉而不窮則造物者不亦勞且煩乎非特事決不然亦理之必無者也且生物者天地也其動靜之機惟天地能知之雖二氣五行設於天地者不知之也使佛氏者卽天地則可今其身亦與人無異何以獨知而獨言之乎多見其好怪而謬妄也今有二人其一人嘗遊萬里之外而談其所見則人信之苟其身亦與我俱處於此而肆意妄言則喪心狂惑人耳雖鄙夫小子亦知其妄且誕佛氏務爲無稽之論正類乎此而人皆溺而信之豈皆不若鄙夫小子之知乎何其迷而不知悟也悲夫

言命

方子灌蔬於圃客有言祿命之術者方子曰若欲知命之說
乎窮乎天理之紀推乎日月星辰之行參乎氣運往復之端
而後可以言命之粗而余何暇言命而若亦何暇聽之然吾
方治蔬試與子言蔬可乎始吾與二鄰人藝蔬各數十畦其
土同樹之時同蔬之種又同其一人薨之甚時溉培甚宜其
蔬爲最盛籬籬不固一旦牛逸而踐之無遺植也其一人怠
而不治時雨旣畢草處其上而蔬伏其中萎翳隕穫無復生
色吾閱二人者之爲吾籬使物莫能踰數耘屢溉俾蔬無
所害故吾之植獨盛以大茲三者亦可以言命否乎世之敏
於封植進取以致富貴而不虞外患者踐於牛者也不能自
脩而困賤貧者勝於草者也於命何預焉今徒言豐嗇禍福
制於天者有必至而不察修治警戒由於人者有未至天人

之道離而命之說窮矣雖然此吾庶民之圃之喻也非王者
之圃之喻也萬民者王者之蔬也九州之內王者之圃也仁
義德澤其培溉之具也政教刑罰所以剔汙萊而理之也夷
狄盜賊踐吾蔬者也酷吏橫斂敗吾蔬者也聖人在乎上敗
吾蔬者耘之除之踐吾蔬者斥之攘之而歲免其租月賜之
脯同其好惡而恤其窮孤故其民多富而少夭好善而無殃
斯時苟以六物推民之災祥豈無短折貧困者乎而卒不售
者人事修而天莫之違也及其不然可以踐敗之者有所不
修而可以培且溉者有所不行故其民多不能遂其性而樂
其生然其命之出乎天者豈無壽福康甯者乎而卒乖戾者
人事廢於下而天亦莫能違也故盛世衰世之民其命皆不
可推宜然而然不然而不然此入所能知數之所該也不然

然而宜然而否此理之所不可徵天地之所不能易而況於區區之數乎若行乎今之世其操術必精矣閱乎世之人必眾矣亦嘗見有宜死而壽宜貧賤而富貴如吾之所稱者乎苟有遇焉則幸以告吾將擷圃中之蔬以與子言命

越巫

越巫自詭善驅鬼物人病立壇場鳴角振鈴跳擲叫呼為胡旋舞禳之病幸已饑酒食持其貲去死則譖以它故終不自信與術之妄恆夸人曰我善治鬼鬼莫敢我抗惡少年慍其誕瞞其夜歸分五六人棲道旁木上相去各里所俟巫過下砂石擊之巫以為真鬼也即旋其角且角且走心大駭首岑岑如重行不知是所在稍前駭頗定木間砂石亂下如初又旋

而角不能成音走愈急復至前復如初手慄氣懾不能角角墜振其鈴既而鈴墜惟大叫以行行聞履聲及鳴谷響亦皆以為鬼號求救於人甚哀夜半抵家大哭叩門其妻問故舌縮不能言惟指牀曰亟扶我我遇鬼今死矣扶至牀膽裂死膚色如藍巫至死不知其非鬼

吳士

吳士好夸言自高其能謂舉世莫及尤善談兵談必推孫吳遇元季亂張士誠稱王姑蘇與國朝爭雄兵未決士謁士誠曰吾觀今天下形勢莫便於姑蘇粟帛莫富於姑蘇甲兵莫利於姑蘇然而不霸者將劣也今大王之將皆任賤丈夫戰而不知兵此鼠鬪耳王果能將吾中原可得於勝小敵何有士誠以為然俾為將聽自募兵戒司粟吏勿與較贏縮士嘗

遊錢塘與無賴懦人交遂募兵於錢塘無賴士皆起從之得
官者數十人月靡粟萬計日相與講擊刺坐作之法暇則斬
牲具酒燕飲其所募士實未嘗能將兵也李曹公破錢塘士
及麾下遁去不敢少格蒐得縛至轅門誅之垂死猶曰吾善
孫吳法

右越巫吳士二篇余見世人之好誕者死於誕好夸者死
於夸而終身不自知其非者眾矣豈不惑哉遊吳越閒客
談二事類之書以為世戒

明辨

或曰蘇洵子之論明事約而功多其可為善言也乎曰其謂
有大知小知者是也其所謂大智小智者非也聖人之治天
下豈用詐術揣量天下之人情以為賞罰哉亦惟用其誠而

已譬之天地之化陰陽誠運日月星辰誠行風雨露霜雪
誠施寒暑晝夜之敘誠乎物之圓乎其中者順之則生逆之
則死其生與死天地豈以私意為之哉物各有以取之耳故
物之生者不以生為恩死者不以死為怨以天地無意於生
死也聖人之於賞罰豈異於是政教誠立禮樂誠備五刑五
服誠陳隨其功罪而各得報焉為公卿大夫為士為荆為劓
為墨為官為大辟非聖人賞且罰之也聖人之法賞且罰之
也非法有意於賞罰也受賞罰者自致之也故聖人垂衣坐
乎廟堂而四海之人改德繕行行於千萬里之外萌一惡心
則慄然內懼恐其君之知之而不敢為修一善行則欣然自
喜必其君之知己而不敢怠聖人豈能家察人視而使之然
哉誠立乎此而應乎彼此明之大者也蘇子之言則不然以

通志卷之六
為人君之賞罰當若雷霆雷霆之擊物不測故人畏之如蘇子之言是天以詐術待萬物豈足爲天哉世以天以雷霆罰暴惡吾不知其果然否也使其果然吾意天遇暴且惡者則罰之必不揀狙詐之道盼盼焉矚人之不意而使人駭且讐也夫務出人之不意而使人駭讐者市井相傾之小智稍知輕重者不爲曾謂天而若是乎苟謂暴惡者不可得而盡誅故警一二以懲千百尤非也夫警一二以懲千百者亂邦姑息之政畏其眾而莫敢問不得已而爲之耳非聖人之道也道貴乎至公善惡各當其報者道之常也今使千人而叛父母戮神明惟一人受雷霆之誅則此一人者獨何不幸而餘人獨何幸乎誅止乎一人爲暴惡者將曰天之誅不能遍乎人吾何懼乎則其不善之心愈肆矣復何畏懼之有乎故謂

雷霆誅暴惡者未必然也謂天以不測使人懼者非知天者也皆小智之私論也曰然則齊威王用此道而諸侯震懼者何耶曰彼固霸者之餘術耳烏足語夫王道且使威王而明則四境之內將不能欺之矣蔽於左右之人至於九載而後悟安在其智乎賢者非特卽墨大夫不賢者非特阿大夫因左右之毀譽而賞罰斯二人其他有賢過於卽墨不賢甚於阿者不幸而左右不言則無所賞罰焉則爲鄰國之笑亦已多矣何震懼之有哉謂諸侯震懼者史氏之謬詞也蘇子信而取之過也彼蘇子者好於奇謀而不知道喜爲異論而不守經吾恐世有好其說者以私智爲明而禍天下故辨之

學辨

人莫不爲學孰知所以爲學也所以食者爲飢也所以衣者

爲寒也至於學而不知所以其可乎哉夫人之有生也則有是心有心則有仁義禮智之性是性也惟聖人不假乎學能生而盡之非聖人之資也苟不學安能盡其理而無過哉故凡學者所以學盡其性而已不能盡其性而人之倫紊矣此人之所以不可無學也而學必有要焉何謂要五經者天地之心也三才之紀也道德之本也人誰不誦說五經也而知之者寡矣苟不足以知其意雖日誦諸口而不忘謂之學則可矣而烏足爲善學哉夫所謂善學者學諸易以通陰陽之故性命之理學之詩以求事物之情倫理之懿學之禮以識中和之極節文之變學之書以達治亂之由故事之序學之春秋以參天人之際君臣華夷之分而學之大統得矣然不可驟而進也蓋有漸焉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某之書

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達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博之諸子以觀其辨索之史記以質其效歸之伊洛關閩之說以定其是非既不謬矣參天下之理以明之察生民之利害以疑之踐之於身欲其實也措之於家欲其當也內燭之於性欲其無不知也外因辱而勞挫之欲其著而不懈蓄而愈堅也夫如是學之要庶幾乎得矣發之乎文辭以察其淺深嚴之乎事爲以考其可否驗之乎鄉邦以勉其未至日量而歲較晝省而夜思之功既加矣德既修矣出而任國家之重位則澤被乎四表聲施乎百世矣處則折衷聖賢之道稽續古今之法傳之於人著之於書以淑來者豈不巍巍然善學君子哉今之學經者習疑焉童而誦之勦其虛辭以質利祿有金庾之人以食其家則棄去而不省問其

名則曰治經也問以經之道則曰吾未之聞也或者談治亂
講性命於平居之時及登乎大位則惟法律權謀是行問其
故則曰經不足用也於乎是可以爲學經者乎經而無用亦
可以爲經乎然非經之過也學之者之愚也非學者之愚教
之者無其術也雖學猶不學也吾故曰人莫不學而知所以
爲學者寡矣爲其近利也浦陽山中有倪君正年四十餘而
爲學不輟予慕其好學而異乎世之所云者辨爲學之道以
贈焉

指喻

浦陽鄭君仲辨其容閭然其色渥然其氣充然未嘗有疾也
他日左手之拇有疹焉隆起而粟君疑之以示人人大笑以
爲不足患既三日聚而如錢憂之滋甚又以示人笑者如初

又三日拇之大盈握近拇之指皆爲之痛若剌刺狀肢體心
膺無不病者懼而謀諸醫醫視之驚曰此疾之奇者雖病在
指其實一身病也不速治且能傷生然始發之時終日可愈
三日越旬可愈今疾且成已非三月不能瘳終日而愈又可
治也越旬而愈藥可治也至於既成甚將延乎肝膈者亦將
爲一臂之憂非有以禦其內其勢不止非有以治其外疾未
易爲也君從其言日服湯劑而傳以善藥果至一月而後瘳
三月而神色始復余因是思之天下之事嘗發於至微而終
爲大患始以爲不足治而終至於不可爲當其易也惜且夕
之力忽之而不顧及其既成也積歲月成患慮而僅克之如
此指者多矣蓋眾人之所可知者眾人之所能治也其勢雖
危而未足深畏惟萌於不必憂之地而寓於不可見之初眾

人笑而忽之者此則君子之所深畏也昔之天下有如君之盛壯無疾者乎愛天下者有如君之愛身者乎而可以爲天下患者豈特瘡痍之於指乎君未嘗敢忽之特以不早謀於醫而幾至於甚病況乎視之以至疎之勢重之以疲敝之餘吏之戕摩剝削以速其疾者亦甚矣幸其未發以爲無虞而不知畏此真可謂智也與哉余賤不敢謀國而君慮周行果非久於布衣者也傳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君誠有位於時則宜以拊病爲戒洪武辛酉九月二十六日述

溪喻

金華俞君子巖受學於太史公將歸余送之溪梁之上指水而告之曰子知溪流之不息乎其爲地卑也其爲量有容也其爲源深且遠也茲其所以不息也九仞之岡其形巖然其

勢巍然時雨過之如走建瓴不逾時而失之矣甕盎之器大者受石小者受斗石滿斗盈欲加涓滴則旁出而橫溢矣蹄涔斷潢行潦是資雨霽潦乾則枯涸繼之矣斯三者以其爲地高爲量狹而無其源也夫學亦何以異於此乎以孔子上聖之資猶且學乎詩書易禮至於耄老而不敢怠知學之不可無源也當世之人無足與侔矣而猶問乎老聃問乎師襄問于鄉子問于太廟之有司見婦人哭則問之見習水之丈人則問之其於人無所不問豈人之智有過於孔子哉知學之不可自狹也至於德已成矣足以比堯舜而周公矣人稱之爲聖則驚駭歎息而不居而顧自儼於老彭之好古左邱明之知恥人問之農則曰不如農問之圃則曰不如圃與三人行則以爲必有我師其自卑下者又何如哉此孔子所

以爲聖也夫人之患莫過於自高莫甚於自狹而莫難乎不
得其源源乎周公孔子之道則固終身資之而無窮用之生
民而有餘矣苟他求焉吾未見其不涸也廣其中惟眾之容
充其內不拒乎細於學庶乎有得矣自貴而賤人自盈而拒
物吾未見其善學也歛然而若虛疑然而若愚戚戚焉如恐
不及而失其塗學而有得焉庶乎可守矣嗜名而務耀術智
而自材吾未見其能至也嗚呼之水未足以喻乎道取其類
而已子其觀乎海哉爍之以九年之旱而不見其涸灌之以
百川之流而不見其盈舟楫載之而不重蛟龍龜魚鯢鰲蝦
鱓巨細並育乎其中而不以爲功然海之致此者其爲地卑
其爲量有容其源深且遠亦無異乎溪之爲也嗚呼子其去
而益浚其源哉無若岡之高也無若壘盜之狹也卑取而廣

容得之勿以爲足守之益致其恭太史公之爲教若是而已
矣雖孔子之道亦若是而已矣子其行哉余深有望於子

越車

越無車有遊者得車於晉楚之郊輻朽而輪敗輓折而轅毀
無所可用然以其鄉之未嘗有也舟載以歸而誇諸人觀者
聞其誇而信之以爲車固若是効而爲之者相屬他日晉楚
之人見而笑其拙越人以為給已不顧及寇兵侵其境越率
做車禦之車壞夫敗終不知其車也學者之患亦然聖人之
道離之爲禮樂政教法度文章合之而爲性命之原仁義之
統其事業在詩書其功用在天下粹而全大而正確乎其無
不具也不幸而敗於私欲折於異端昧於眾人之不知鑿於
學者之多歧於是世各以資之所近爲道愿者以小慈爲仁

剛者以嚴刻爲義能言者溺於言而不求於所不言嗜名者以詭僻立事而未嘗要之於至理人人莫不自謂得聖人之全而聖人之大全卒爲天下裂譬之推駟斷駁之車置而不用猶或可以欺世苟責之以任當世之重其不僨人之事幾希故人不知學足以害其身而不能禍天下學不知道而多才能其爲害也大矣是以學以知道爲貴知道以識其大全爲貴存之於心體之於身見之於事而著於言一以聖賢爲師少有未至自視凜然若耳目手足之不完也恆以爲已憂則爲善學矣挾其易成之技而不求道之大全者皆敝車類也仙居陳憲直與其同姓之友子穎奉其縣大夫之命謁子山中將率僑輩從予以爲學子固求聖人之全而不得者自度不堪師人且今學校之所學者將以爲道乎將以爲進取

之計乎抑將以任當世之重而推所得以及人乎如止以期進取則無用吾言矣苟志乎行道以及人舍聖賢將誰師哉而奚取於吾徒也夫所慕者聖賢也所法以自期者亦聖賢也則其行專幾於道也必矣舍聖賢之不師而僕僕焉求吾徒之愚者而師之吾懼憲直子穎之爲善學者矣也雖然觀其細可以知其大於吾徒也猶不之遺而况聖賢之道乎然則憲直子穎之取善也周矣其所慕者殆非進取而已也不爲進取利祿之慕而以道爲歸余雖管且病固將以憲直子穎爲友於其別而去也欲無說得乎

公子對

越諸公子問於方子曰竊嘗聞之聖賢之道其廣猶夫其深如淵微顯咸該陰陽同元太上得其全其次致其偏見之於

事功橫被乎八埏則可以使蒸民各樂其性鳥獸魚鼈萌芽
生植皆全其天苟不能然猶可以整齊前古之墜典刮磨往
哲之遺編開生民之銅蔽垂皇極於千年故君子身無閒於
出處位無閒於崇卑莫不欣欣自適無往而不致其樂焉今
吾子■淑明之資循中正之途所準者莘尹叔旦攸師者仲
尼子車談經則融成坐斥稽史則遷固受誅幽探神祕明執
道樞洞燭千古遐瞰九區由暴須鄙賜億柴愚睨不嗛心恐
受其汗神交顏閔真與之符其於今世宜何如也胡乃志抑
氣歛恹若不豫曠乎若有望而又失歟乎若欲求而弗遂愴
乎疑有懷企乎如有慕不知吾子奚與古之樂道者異也方
子曰唯哉否否吾有所思也雖然公子試以吾意言之公子
曰人情之交咸有歡嗜自非聖智不能絕去今蒙族貴胄穹

門遠戶畫稅雕楹文簾珉礎蘭芬麝芬錦爛綉明燕趙之姝
秦越之女環居雜處置酒高會叩鐘擊鼓奏雲和之琴列陽
阿之舞駢跳更進莫危獻簋態妍意姣目挑頰許其味則能
騰豹胎蛟脊麟脯天鵠海獸江瑤林雉珍怪謫詭變香暢齒
雖易牙之善調不能知名而遍敷其歌則按宮協商和律附
呂開闔造化咀嚼今古抗聲則雲驅而風湧含調則瓦震而
筵舉庭鳥為之迴翔星辰為之吞吐聽者忘疲醉者復寤雖
師曠重生不能別其音而較其譜酒闌歡極狂發氣駛令徒
召卒弦弓礪矢被盤龍金縷之裘跨騏驎駒駘之馬長戟麾
前短兵夾輔遇者鼠伏觀者魚駭殲林磬谷不遺飛羽割肝
為炙剝血為酒鞍負重懸羅列左右暮出朝歸樂以忘老亦
何快與子則羹糞被褐坐擁簡冊帷裂不聯牀敗闕足介猗

無失困抱孤獨宵不有思於彼乎方子曰公子謂顏回慕蹈
乎淫樂田獵狂夫所好君子不談吾不思此也請更陳之公
子曰學之所貴以能行也處下不能以施遠故願得意而偶
時也唐虞之世內有四岳外立群后設牧十二命官惟九契
司迪民夔典飭冑行必全於兼資德必絕乎虐傲備三則爲
大夫得六則爲邦君言語明試車服旌勳斯時之爲士者亦
可謂難矣下逮成周制完典郁惟德行藝三物咸六之一則
見少於鄉具美斯獲預乎祿雖有俊傑之姿偉特之才分既
大定何無設公卿之位析侯伯之爵周之士子亦何其碌碌
也遞降迭興更統二千雖因革各異華實多愆然較其任賢
容眾錄十桶有若干今之易易然也今國家濯穢滌汙
天覆日明掄山擢穴勞取遐徵士有一藝者不以其賤而不

用生乎四裔者不以其夷而見輕或自萌隸而有國邑或自
寒酸而爲公卿或以韋布拜二千石或以一言之美而擢令
丞於古之起漁釣相板築無以異於文王武丁矣士之據崇
座震大厦御吏控胥呵咄叱五馬靜途羣臺轡馬過者
爲趨乘者爲下聽訟理政冠帶孔都喜則死灰復然怒則豫
章立枯耄倪延頸而歎息奸詐側足而睚眦其或善者則慕
循良之爲敷惠和之治羣生霑其澤千里受其惠暴夫戾士
才之威格削骨髓殺戮慘連嬰聲張勢盛顯拔鸞
旗丈夫至於此也豈不足以自恣也哉君子之思思謂是矣
方子曰位以行道非是之謂也且當貴不可求吾何思此哉
公子試稍高之公子曰然民之生絪絪統統憧憧奔奔外則
寒暑燥濕之候動其志內則飢渴嗜欲之情役其身苟不有

人以治之爭奪戕戮之禍作而仁義忠信之道泯有皇上帝
鑒觀下土擇其賢智神武者而俾為君主廣民眾俗變事殷
非一人之所獨治故必舉賢哲而為臣臣惟千百易以使之
久而彌敦譬之九戩之網必揭之綱目乃不勞六馬之車必
節之轡乘乃不償故宰相者上以佐天子中以和百官平陰
陽撫夷狄而下以養兆民得其人則朝廷社稷安而眾所驩
非其人則兵革興四夷橫而區宇分故其位至重而天下莫
與爭其居也華棖刻桷亞於天子之廬其行也旌節導前上
駟文軒
辟易車服則雷霆騰鬩變色則海內
膽裂微笑而八荒春溫在人主之前進退否臧黜邪進良唇
虛緩絞齒利劍鋸九卿執事望門膝行叩額階頰屏息氣僵
手司榮辱心制短長睚眦必酬危酒必償賓客驚其餘威可

以脅僚吏子弟藉其緒寵足以納通亡諛德而誦業者投刺
而請見迎意而希合者嚮望而構裝中機則為雨露竹旨則
為風霜權利鼓動當世休烈垂之無疆位至於斯亦可謂極
崇也矣君子豈患之乎方子曰位崇信美也然有道以處之
則易以為福無道以處之亦易以取禍且吾聞君子不患無
位患無以稱其位公子之言考尚權勢非守位之道吾不為
是也請談其他公子曰乾濡坤茁人物肇發網緼紛紛雜沓
輻輳非聖立極何繇自別伏義至補人文始尊旁觀疑矚仰
窺倪察奇偶變易畫三卦八六合旁魄如囊斯括姚姒繼轍
益闡晰晰握探簡筆紀德敷業商承周擴閱行軒豁昭羅星
火交揭日月留留千紀竟獵羣物大政宏猷纖微恍惚籠絡
縮結山載海畜厲幽汗鏡典法遺脫天孕巨聖手秉神鉞削

刮蕪穢誅伐驚逆搜亡緝絕以有六籍典謨雅正訓誓激切
三盤懇至諸誥惻怛詩道民情振滯宣鬱頌純而和雅肆而
達雍容商魯雄仗風雅之變憤怒蕩滌怒而不爭刺而
不訐正樂而無佚春秋主斷嚴簡子奪易幽而微大傳辨
默周禮主政具有本末宏充宇宙細析毫髮其宜孔多存者
猶闕樂亡靡徵器數漫滅更秦之焰而中厄矣後儒區區摩
簡續韋韓輟申毛說詩之師書出菴伏口語盪伊孔壁嗣興
安國訓治易禮春秋說者紛披各黨攸聞攻擊他歧錯忤迂
誕異舌同辭其流謬妄至雜以識綿涅以元虛沮於名物道
愈乖離有宋羣哲紹而定之提聖之心表之通達砥去積疢
掃除目翳經至於此亦可謂無遺矣而或猶謂詩書失乎虞
河圖近乎誣禮駁不純春秋難知咕咕乎其未有所底也吾

子之思殆謂是乎方子曰經吾所盡心也雖然聖人既遠學
者忽常好大喜爲誇誹吾竊不取傳註至於近世亦可以止
矣吾安敢訐前人之缺失以取不遜之名哉則聖者立言賢
者述之傳註之儒功少而事左吾不敢慕也公子曰聖殂教
分別爲異門曰有先師維孔元孫上紹參傳知道之原述爲
中庸性命是言枝葉交橫本乎一根斂入無朕散被無垠厥
允於那闢聖之垣遂登其堂據道發論齊梁之君南面僭尊
袞衣大圭視若狐豚狙詐相傾辨說如雲告以仁義耳塞不
聞退緝道要垂諸空文泰華讓崇菽粟擬珍河海恥富綺綉
推溫遠者雖強而路循者雖弱而存疏繫齊功典謨誥訓峻
極莫繼深渺絕倫楊雄吃而靡暢王通談而不純春陵後奮
默契化元揭圖書要而不煩河洛之間有仇弟昆關西之

英參翔以騫敬以立儒禮以攝昏洗濯塵鑑燿然如瞰遺書
之多寶璐瑠璠支衍而南大發於闕手抉眾流屬之崑崙絲
縑髮櫛緒引毫分此七君子者皆所謂立言者也他若莊周
有况糠秕當世瓦礫諸子汙漫淪淪無有涯涘老聃禦寇與
周同軌元虛澹泊棄茂禮義管商功利晏墨者鄙非析翊虐
秦斯詐詭六國之閒述者如蝟不韋致客呂覽以敘采掠攘
撥咸有綱緒屈原申憂怨不至誹瑰奇雋拔為詞賦始劉安
叛誅其書甚斐事糝道龐猶傳不毀賈生智敏計謀孔偉仲
舒守正於道有取遷修厥職事核文史造端削法綜統遐邇
班固繼蹟辭直而理東京至隋質喪聲靡退之在唐裂去綉
絺易淫以淳反麗以俚賦嘲異端軻雄自誕柳李皇張胥和
俱峙金石鏘鳴補散交輝載越六代四民繼起豐約溫深各

臻厥美此雖未足亞乎立言亦可謂述者之次也吾子豈非
思法乎上者而恐力未逮欲就次者之事而心猶恥之故恆
有所思乎方子曰立言之任吾則豈敢嘗願學焉然古之聖
賢不得已而後言非其所樂也公子曰一氣之胚人物以滋
孰成孰疏奚尊奚卑神海吾池鎮嶽吾坻中國吾家兆庶吾
肢肢疹則啼家悖則恚聖賢不治不媿何為洪水之難三聖
歎咨跋履九州疋瘠胼胝疏壑為夷民用恬熙夏桀亂虐成
湯拯綏爰有元聖立極修彛文武易暴叔且是釐慮深制備
靡有關道潤澤數世不刑而威厲酷項悍漢武以國歷年既
安而鮮有德文以清淨景以私刻法疏佐庸孰徵成績唐任
齡晦小康乃覲宋之真仁僅臻富殖蓋上下數千載而治者
如斯否者可識也生民之困烏得不極乎嚮也天降大厲狄

據中土裂襖冠裳棄擲豆俎紊我倫理風乖俗駁椎結旃裘
獸攫羝踞禮義湮亡化爲夷虜三世於此矣天命真人仗鉞
抗旌踐江作京東披西勒朔伐南征陸屠狼豕水斬蛟鯨殲
扶魘魅焚炙鼯犴殪智疲神大憇以平於是更制定律造政
明刑重修人紀肇植天經歲郊時廟日省月程乃作帝宮乃
鞏禁城憲臣思法戎衛握兵大小相維內外迭承經營一紀
而庶績丕凝已云至矣則而守之邦國可貞矣然聖謨炳然
如日運天猶歎焉有陋往代而卑漢唐之意蓋欲追三王儕
二帝而永皇祚於萬年滄海之波非一山之泉武庫之弧非
一絲之絃立功垂紀固非一人之智獨士之賢所能盡其大
全也然則設施建述之序何輩何因何後何先行何德而民
裕用何道而化遷將補弊而塞漏將改範而陶甄將微近效

而速成抑圖深植而久安將使民懾而服抑使民悅而不忍
捐將王而巍巍抑霸而颺颺將漸之以禮讓抑道之以詐譏
孰當孰非胡易胡難此志士賢人所宜深究而熟謀時習而
勉旃者也吾子之所思者意其在是乎方子曰嗟公子何言
治亂之理邦國之事有位者之所宜思也鄙小且賤安敢僭
妄爲遠大之論乎然回也布衣而問爲邦聖師雖之子車遊
於諸侯舉稱堯舜君子大之君子則願學聖師之道者也公
子有問敢終默乎且公子之所陳廣矣高矣奧矣幽矣余不
能酬矣然鄙人之志不可不爲公子言之也昔者聞之爲國
之道安於均定於分人成於序同於和而後可及其餘也虎
豹熊羆處乎山而爭啖相噬獸人養之同圈而寢分肉而食
不敢他覲者均之有道也先王知養民之不可不均也於是

度田而井之冠受老傳通勞並獲業專而心一顧德而行式
維之以井邑邱甸縣都聯之以鄰里鄉黨州閭故其民無邪
僻也崇閎峻墉穿箭不窺敞藩穴戶童子攘資先王知分之
不可不嚴也故天子尊於公公尊於卿卿尊於大夫大夫臨
士士異於民諸侯降於天子伯降於侯子降於伯男降於子
諸侯雖尊不敢蔑天子之卿士公卿雖貴不敢齒天子之路
馬朝覲聘問行於上巡守錫予報於下殊禮加士以旌賢貶
爵行罰以懲愆分定於上而不紊故內尊而外安先王病民
之無敘而乖也教之以禮使父子兄弟以順以悌鄰戚朋友
以敬以愛三讓而升百拜而飲視耄避路遇杖歛衽故暴戾
之風息而民易使爲酒食饗會以合其歡所爲歌詩琴瑟以
通其滯淫爲羽籥干戚以道其倦怠故民樂於爲善而不能

爲亂夫然後有教焉教之不循有政焉政之不從有官府之
治焉故民終身不可使之見刑罰之威夫稗子在抱而啼告
之以可畏之人則止使可畏之人立於其姆之前而威之則
不畏矣見之習則玩之也民可使之見仁義禮樂仁義禮樂
習其心則善思生刑罰習其心則不善之思生故爲治者不
可不慎也此其大凡也推之極其詳致之盡其公而又行之
以弗厭此先王所以治且久也譬之以爲迂玩之以爲愚則
吾不能知之矣自漢以降諸葛亮有大賢之才而不聞聖人
之道司馬光范仲淹有君子之風而無大賢之才余亦欲講
一王之法推往昔之軌正而不窒通而不泥施之於人足以
富貴而知方用之於後可以世守而無弊苟無得乎時猶將
折衷性命之旨損益禮樂之事以傳之後世此吾之思也若

公子之所云雖美吾焉能若是哉公子逡巡離席辭謝變色而言曰吾乃今知君子之思小子不敏請服明訓終身不敢

言事多有缺悞

余頗妄志於聖賢之道以為天下之事皆所宜為故所著公子對其言大而近夸矣嘗夸則駭俗所以人不好之故未嘗敢以示人吾友浦陽鄭君叔度獨誦而喜之謂余曰君子之所為揆於道如何耳奚顧人之好惡子言誠戾乎道則人以為夸也誠不戾乎道甯知世無知之者耶而子何疑焉余愧其言不能詰乃書一通并識其說歸諸叔度

蚊對

天台生因暑夜臥絺帷中童子持蠶屨於前適甚就睡久之童子亦睡投蠶倚牀其音如雷生驚寤以為風雨且至也抱

膝而坐俄而耳旁聞有飛鳴聲如歌如詠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撲股嗜面毛髮盡豎肌肉欲顛兩手交拍掌濕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為蹴童子呼曰吾為物所苦亟起索燭照燭至絺帷盡張蚊數千皆集幃旁見燭亂散如蠹如蠅利觜飲腹充赤圓紅生罵童子曰此非嗜吾血者耶皆爾不謹褰帷而放之入且彼異類也防之苟至烏能為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於端其烟勃鬱左麾右旋繞牀數匝逐蚊出門復於生曰可以寢矣蚊已去矣生乃拂席將寢呼天而歎曰天胡產此微物而毒人乎童子聞之啞爾笑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載之間二氣絪縕賦形受質人物是分大之為犀象怪之為蛟龍暴之為虎豹馴之為麋鹿與庸狝羽毛而為禽為獸裸身而為人為蟲莫不

逐志齋集

卷之六

五

皆有所養雖巨細修短之不同然寓形於其中則一也自我而觀之則人貴而物賤自天地而觀之果孰貴而孰賤耶今人乃自貴其貴號為長雄水陸之物有生之類莫不高羅而卑網山貢而海供蛙黽莫逃其命鴻鴈莫匿其蹤其食乎物者可謂泰矣而物獨不可食於人耶茲夕蚊一舉喙即號天而詆之使物為人所食者亦皆呼號告于天則天之罰人又當何如耶且物之食於人人之食於物異類也猶可言也而蚊且猶畏謹恐懼白晝不敢露其形噉人之不見乘人之困怠而後有求焉今有同類者廢粟而飲湯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儀貌無不同者白晝儼然乘其同類之間而陵之吮其膏而歸其腦使其餓踣於草野離流於道路呼夫之聲相接也而且無恤之者今子一為蚊所嗜而寢輒不安聞同

類之相嗜而若無聞豈君子先人後身之道耶天台生於是投枕於地叩心大息披衣出戶坐以終夕

鼻對

方子病鼻寒鼻塞不通踞爐而坐火燎其裳裳既及膝始覺而驚引而視之煜煜然紅蓋裳之火者半也於是罵鼻曰夫十二官各有主司維鼻何司別臭察微臭之不察何以鼻為今火帛之臭亦烈矣而爾頑若不知遽俾火毒燼裳及衣壅蔽之禍豈不大可悲乎久之鼻忽有聲聲與口同曰我受命為子之鼻今二十又二冬蘭菹椒桂其氣芬芳我聞我知俾子佩藏椅猶腐鮑風腥氣惡我覺其穢俾子避匿子足不妄履而山不遇毒者皆我之得職也今子乃昧於治身宜煖而寒去袂就單為風所加外燥內鬱運我真觀遂至火燎切膚

而不知其然皆子之過也於鼻何罪焉假使服食以節起處
有常順陰慶陽無所敗傷鼻甯有不聞馨香乎且古之志士
至於耄老猶且居不求適維道是奮大雪皴肌而爐不暇近
恐適意之致毒知炎上之生火可不慎也今子當始弱之時
有茶毒之禍方當茹冰嚼雪塊枕草坐愁思怵迫凍餓摧挫
猶恐不可而乃放不加思恣肆頽惰當祁寒時遽自溺於火
為身計者良已左矣不此之責而反謂我為何哉夫壅蔽之
禍厥有攸自秦亥蠱昏趙高乃弑彼梁偏任斯有朱异隋廣
淫醜而世基以肆木不虛中蟲何由萃此三主者苟以至公
為嗜好以眾庶為耳鼻上宣下暢無所疑滯雖有好邪何惡
之遂顧乃偏僻猜忌執一遺二以猶為薰椒蘭是棄由是禍
亂交與宗覆社圯今子不務自尤而維鼻是訾一身之理且

不達況於政治也哉方子仰而嗟俯而愧屏火捐爐凝神養
氣既而鼻疾果愈

醫原

羿能教人射而不能使人命中生良能教人御而不能使人
無銜榮之虞術之精微可以言語授而非言語所能盡可以
度數推而非度數所能窮苟不然會於心而欲持昔人一定
之說以應無涯之變其不至於遺失者寡矣況得其法而不
知其說者乎醫之為術於生民之用最切其說之至粹而出
於古者莫過素問難經述陰陽氣運之理辨形體榮衛之原
以明養生治疾之道非古之神府聰達者何足以與此然其
精微之要得諸心而見於効者固有不以言傳者矣書豈
足以盡其意乎後之學者不能求其為書之意而泥其說是

卷之四

以言論非不可喜而不良於用甚者棄書不省而惟攻平淺
陋拘閔之方書天下之疾萬變無窮而風氣古今之殊資稟
厚薄之異服食之品勞逸之差靜躁之度奉養嗜好居處習
業所遭之時所遇之變人人相懸也苟非深思博考以周知
其故而欲按既試之法銖比兩較之以消人之疾此矣異用
鄉射之儀於臨敵制變之頃哉其取敗也必矣人固有盛寒
而飲水者亦有遇風而欬者有披甲馳馬操劍與行數百里
而不汗者有出門輒勞憊不能行者稍禁管管十百此資稟
之殊也古之人多頽大敦厚壽至百歲今人未壯而先衰不
老而已病豈能及乎是風氣之不同也或能飲酒至有不醉
而或不敢染唇或噉腴鮮甘厚味而或羹藜茹糲或袂衣以
禦冬或裘褐以處暑服食之品不特五方之人不同也貴富

家子未嘗跣足沾手而小民終歲服勞與牛馬等知道之士
怒不見於色而暴悍之夫動輒詬言勞逸靜躁烏可同乎中
州之人夏夜露臥而無恙使南人效之則病矣江海之人屏
息水行鑿層冰而取魚鼈使山林之人效之則死矣人之耳
目手足均也脈絡血氣筋骨均也而其變之乖殊若此豈
易言乎藥豈易用乎其病在乎心也而藥其肺在乎寒也而
以為熱病乎實也而以為虛病不能自言受藥而死者無所
控訴故醫得用其術而莫之詰也諺有之曰山川而能語葬
師食無所臟腑而能語醫師色如土此言用藥之難也故智
足以知古人之說矣而無所自得有所自得而不能察乎脈
察脈精矣而不善藥欲犁然當乎疾而必愈皆不可致也則
醫之以術名於世者焉可多得乎昔者貴人有疾而天方不

雨醫來治者以十數皆莫效最後一人至脈已則以指計甲子曰某夕天必雨竟出言治疾之方貴人疑之曰豈謂吾疾不可為邪何言雨而不及藥我也已而夕果雨貴人喜起而行乎庭達旦疾若脫去明日後至之醫來謁貴人喜且問曰先生前日脈疾而言雨今得雨而果瘳何也醫對曰君侯之疾以憂得之然私計君侯忠且仁所憂者民耳以旱而憂以雨而瘳理固然也何待藥而愈耶若是醫者可謂得其道矣方書之所具成說之所有失人皆能用也求之於言語之外而得其所不言之意非奇士其孰能之始余聞四明有世醫邵君真齋善為方視人疾以為不可治者必求治而所治必取奇効心竊識之今年真齋過余坐而與之語畏慎恭慙不妄有所稱引而於察脈用藥信乎無所苟余益信服之生

民之疾多矣不度可否以身試之而無成者相踵其有如真齋之不苟用而必成功者乎有能求周公孔子之意於法度之表者乎苟難乎其人則余於真齋不宜無說也作原醫以贈之

雜問

天曷為而運乎地曷為而處乎日月降升曷為而有寒暑乎峙者曷為而山流者曷為而水平鳥曷為而飛獸曷為而走乎孰明而可見孰幽而不可覩乎上下千載孰不變乎四方萬里孰不異乎人何由而出度類乎心何由而參天地乎有生芸芸奚不朽乎有為而成孰長久乎

三五之道具六經乎六經委棄曷作程乎易辨治亂政之賴平書著訓謨道之英乎禮以範俗樂和以成乎詩以蕩邪善

之萌乎春秋賞罰人倫之城乎措之孔易施之孔明乎革澆
糾憲化虛爲盈乎萬彙咸育刑息讓興乎神人昭格天地以
甯乎安如泰華百世其貞乎智力不煩神恬以清乎舍經舍
經勞而不逞乎

曷以成俗復井田乎井田奚先民平均乎南國迫隘自中原
乎鄉保相恤恩義敦乎禮導樂宣亂奚臻乎曷以弭暴蠲濫
法乎法繁眾死民玩何恒乎哲服衣陳角能清乎促不憚死
甯不跋乎欲民之訓省苛察乎

曷以致治貴任人乎人疇爲賢明且仁乎明以斷疑信物民
平州伯羣牧儼若神乎毋挫其柄久以費勳乎內外咸修治
斯殷乎

莽莽九土育羣氓乎性殊俗異履服詭形乎壤壤保離駭可

憫乎實究厥原二氣之生乎長吾諸父幼吾嬰乎摩疥療飢
舍己以征乎審圖審思君職成乎

錐可舂乎杵可爲裳乎戈可書平筆可以爲兵乎檠可爲楹
平榎楠可爲棗乎牛可以驂乘乎馬可以輓而耕乎物各有
性材曷可更乎治能無體政能無經乎

方仞之址可爲九成之臺乎一尺之基及肩之垣能不頽乎
周曷爲而延乎秦曷爲而遽顛乎厚基廣址不在厥先乎

三代異尙道亦異乎忠質化原文何貴乎秦之繼周豈尙刑
乎漢之寬大亦善承乎唐尙諫評自其始乎宋尙儒術奚而
中圯乎奚王奚霸奚爲美乎

以法弭亂亂足弭乎以刀理髮髮可理乎弭亂何以其以寬
平牛飫芻豆復踰閑乎

以兵威遠遠來服乎搗戈召賓賓將格乎何以格賓恭敬酒
食乎何以來遠化被中國乎

周有世積而厥祚綿乎漢唐何積而亦然乎豈視其身之仁
暴不以其先乎

周公之制煥哉章乎曷不足善其國至於削弱而亡乎豈聖
人之智未深長乎抑後嗣不守自逢殃乎

夢夢之中孰主尸乎善惡誰報修短誰司乎孰流而為電安
發而為雷乎將一氣之行於冲漠人固莫得而窺乎

周公孔子一何少乎跼蹐弄弄如蓬藜乎豈天當其賦乎抑
人不由其道乎

俗流如川將日降乎川流彌下將安障乎民性孔善古何異
乎施德敦仁能無治乎

鹽車之下有完驥乎鞭笞之下有賢士乎蒿藿之野有麒麟

乎暴戾之國有忠臣乎

投骨兩犬能無噉乎以利示民能無濫乎上之攸好下無趨
乎上之攸尙下無爲乎

藝芳盈畦可以飽乎摘文充棟以明道乎

求道於人不知在我乎秉燭煌煌出而求火乎

噉粟衣帛與堯殊乎堯德萬世獨不如乎

孰非顏乎孰非孔乎而為庸民能無恐乎

我晰晰乎孰得而涅乎我規規乎孰得而虧乎晰晰之至與
神同明乎規規之至與天同形乎

志將適楚能至趙乎志在修辭能知道乎滄江浚河患無瀾
乎道明氣充患無文乎

天孕兆民猶厥子乎既受而生奚復死乎
人之生死果有命乎桎梏巖牆孰非正乎
君以出命將不然乎猛虎黠盜豈皆天乎
祐惡抑善豈人常乎顏冉何厄而盜跖何昌乎
豈至貴者名固足以厄其身乎將在乎人善攫者貴富而守
道者貧乎

豈民禍天地而剪除者乃得賞乎何屠城藉邑子孫貴盛而
爵號宣朗乎踐蟻躐蛙果有辜乎彼起與籍戮人如刈麻將
何法以誅乎
均爲天民奚貴奚賤而肆力以虐乎居天之位弗治以害果
天托乎
匹夫盜金能不賂吏乎胡盜子奪生殺之大柄而睢盱自恣

乎有功於天孰過儒乎奚嗇其後而困其軀乎
是非褒貶侵天職乎彼賞罰者又何蕃且息乎
儀秦何積所遇喜乎孟荀何薄而困辱以死乎
豈聖賢豪俊天所棄乎將闕茸委瑣人所比乎
狐兔如邱麟何少乎庸夫駢肩孰聞道乎
道曷難行豈幽幽闇闇如漆如墨乎豈拘拘曲曲於蔓於棘
乎將昭昭皎皎如出日乎坦坦朗朗如矢之直乎奚釋而弗
思去而弗卽乎見珠在淵能不求乎見羊躡毛能不憂乎胡
道在身棄而弗修乎私欲躡厥天而日休休乎
七日不食能不死乎一息不省能存天理乎人重死其身而
輕死其心誰謂膏粱食犬豕乎
五狼一羊羊能無傷乎眾惡一心心能無亡乎

秉圭在廟能無實乎執敬無愆能不仁乎

一子墮井父能食乎萬民顛隕天胡弗惻乎

天之存君猶人俾牧乎既食其直將芻其畜乎畜之采息主

無惡乎殄之能無怒乎

天之示君豈不章乎天之慮民豈不長乎

妖星異災猶咄叱乎膏露嘉禾資酒食乎

蒼麟朱鳳果為祥乎武宣何修而來遊翔乎

額額胡羯盜之渠乎奚獲麟十六以駕車乎

周衰政乖二百紀乎易姓幾何治者何主乎

漢頌文景黃老之效乎曾謂儒道不若彼老乎

唐始善相稱房杜乎稽籍考勳有可數乎

戕厥母兄戾孰京乎胡抑心降志從魏徵乎

太宗造基豈非哲乎徵言是從而德彛以察乎

斯民之性古何異乎孰謂古道不足治乎

枕虎以寢能無嚙乎招狄自助甯不滅乎

天地何際華夷何限乎陰陽晝夜何相反乎君子小人何性

同而趨遠乎

九州之外渺何窮乎鄒衍何見而曉曉以誑彼恫乎

元鍼視海能無惑乎無有羽翼孰知其極乎

日月何弊乾坤有閉塞乎闇昧昏黑將如日之夕乎豈肇造

人紀重建極乎

長生久視甯有斯理堯舜大聖奚亦死乎

偃佺安期果何在乎誰能不死闕干載乎

怪士好誕非愚孰惑乎剖符尚生誅之何益乎

夷法汗華紛其可駭乎緇衣髡首曷徧四海乎

藉其成佛復何庸乎滅倫敗類情厥躬乎

流毒深且久曷不去乎不伐厥本勞斧鋸乎

井田法布孰有游民乎歛其浮誕化以仁義孰敢不循乎

教出一孔政曷窒乎持之勿變屏異術乎

申韓鄧慎世之虺乎刻削巧苛暴者奚喜乎

用法如流奚不惧乎操刀終身甯不自割乎

堯民之命皆富以長乎桀民之命皆夭而歿乎均為天命何

所賦之不同乎抑偶值其時乎將命不可必而難知乎

爵祿賞罰君之寶乎廉恥節義世之道乎俾民賤寶君安所

貴乎俾民棄道世何能治乎

秦法疑脂奚致亂乎漢網彌闊奚不犯乎火逼牛尾甯不觸

乎孰云禍亂民所欲乎

孰非民乎孰富孰貧乎孰衣文綉孰如懸鶉乎屈為傭隸天

霄不仁乎仁莫如井田井田不易在任人乎

封建莫復天下為私乎擇賢命爵尚庶幾乎刑措民滋世有

不熙乎

策問十二首

問孔子刪詩書斷自唐虞以下其事詳矣至於二帝三皇系之所自未嘗稍及之蓋慎其疑也及漢太史遷為三代世表乃稱堯舜禹稷契皆黃帝之後何所徵而言歟堯以二女女舜咨詢羣臣皆謂有鯀在下曰虞舜堯未嘗識之也使舜而與堯同族堯治天下以親九族為首其有弗識之者乎遷謂黃帝生元囂元囂生螭極螭極生高辛高辛生放勳黃帝生

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自黃帝至堯四世而至舜乃八世其世數之疎數姑未論烏有聖人而娶四世之祖始者乎舜百有十歲而崩時禹年七十固未耄老也而遷乃謂禹爲昌意之曾孫則於堯四從昆弟於舜爲高大父行矣安有四世之從孫年有百餘歲而傳天下於四世之高祖者乎黃帝至夏桀二十四世至湯一十九世湯又傳二十九世而爲紂二代總之千一百二年而武王乃以黃帝一十九世孫而代黃帝四十六世孫紂何夏商周世次久速不同至此乎二帝三王之道學者所宜盡心而其事之難知有如是者皆不可不講也願聞所以折衷

問孔子作春秋譏躋僖公傳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人之

大倫不可紊也後世祭孔子以門人從祀乃異乎此顏淵曾參子思雖賢子也路也皙也伯魚也父也子願居上父乃居下豈特若躋僖公先父食之失哉而世因之而不革何歟且子思孫也位於祖之前孟子子思門人也與師對坐其能安乎漢以下大儒得在祀典者眾矣或學術不醇或名節可賤果可以升聖人之堂而無愧乎學校者禮義所自出而聖賢人倫之則也辨其得失使質諸鬼神而無疑學者職也勿以無位爲辭

問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古之誦詩者必能從政而專對也今三百篇具在大儒君子又從章析句釋之其義理詳明皆聖人之時所未有而未嘗有用之於事者何歟豈時殊事異而有所難用

歎將今之學者不若古之人歎夫古人亦人爾謂今人舉不能及可不可也然十五國風二雅三頌之中可以為政者何說苟當專對之任則將何見幸悉陳之欲以觀有用之學問古之學者舍道無所為學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然當是時未聞有道學之名何歎近世大儒抗然以道學自名於世可謂盛矣世俗反非病之而不信或攻之以為黨或目之以為偽又何歎道學之名未立宜人才之少及其學既盛則宜賢者之多而後世之士顧不逮古先抑又何也豈古者教出於一故人與於行後世學術多歧亂真者眾雖大儒先生不足振起之歎若周程邵張數子及朱文公張宣公謂之道學宜矣東萊呂氏其學似與朱子不異宋史乃不列之於道學亦有說歟今流俗以道學之名相詬

侮鮮有以此自期者夫學而不求道烏足謂之學歟諸君誦周公孔子之言不釋於口可謂有志矣然志於學而不講其所當學不可也願肆言之且以觀趨向之所在問古之君子有德必有言有學必有用觀左氏所傳公卿大夫以德行名世者言語政事皆卓卓可稱是果何由致此乎孔門雖以四科目諸子然顏淵問為邦之政子貢聞性與天道子游治武城夫子喜之其不長於一偏也如此何後世學者之不及乎醇厚之士未必能言而無德者肆為邪說之說以惑世博通載籍者多不能施諸事而不學之人妄為刻薄之政以病民德之與學不能兼有所通豈無所自而然乎孔子謂誦詩者能專對為政太史公亦謂書長於政諸君之為學德行所習也詩書所講也出而當言語政事之任亦可以

庶幾古人乎幸明以告我

問六藝之爲用要矣古之人未有不通乎是而可爲大賢君子者其度數之細爲教之法亦可得而詳言乎考之孔子之書其於禮樂蓋屢及之而鮮有問答射御書數者獨何歟豈六者之中亦有輕重本末歟抑此四者微而易知當時學者無不習熟而無事於問答歟後世之士學止乎讀書以射御爲武事以書數爲末技禮樂之音律制度往往以爲有司所職無庸乎考習其通六藝者蓋寡然而道德明備者輒爲天下所宗而莫敢議何其與古異歟今欲思古人而周通六藝則患無其傳且力不暇欲如後世之學止乎誦讀則授之以事於用必有所闕然則奚爲而可乎豈先乎其大而後可盡其細乎將識其旨趣綱要而纖悉曲折或可遺乎周公自謂

多藝孔子亦曰游於藝聖人未嘗以藝爲可後也學者仰師聖人而顧後藝其不可也決矣講其所疑蓋亦聖人之意問古者致治之主莫過漢文帝近世小康之君稱宋仁宗考之史傳文帝於制度未嘗有更變創建曹參爲相曰飲醇酒與吏相應歌呼其朝廷不治甚矣而天下樂業者何歟仁宗之時用兵則屢出屢敗府軍則匱竭而無餘其視富強者有閒矣而海內久安終宋之世思慕其德不忘果何由而致此歟請質言之以祛所惑

問秦漢以來天下多言祥瑞以爲國家之興率由乎此然三代之立國傳統可謂盛矣其禎祥之符亦有可考者乎孔子作春秋大而地震日食小而螟螽鷩鴒之異皆謹志之計其二百餘年之間諸國豈無禎祥之事顧棄而不道其意果安

在平麟鳳龜龍記禮者以爲四靈祥之尤也春秋以麟終篇
聖人之書之也以爲祥乎抑以爲異乎以爲祥也則劉宋之
暴五代蜀之亂紛紛見於其國以爲不祥也記禮者何所據
而云然乎後世歐陽乎斷然闢祥瑞四靈之說之謬信其言
也則經所謂作善降之百祥國家之興必有禎祥其說皆非
乎抑豈祥者非物而在人乎願辨其所以然以折衷舊說之
得失

問昔者聖人嘗言誦詩三百而不達於政雖多亦奚以爲是
學詩可以爲政也豈特詩爲然傳稱書以道政事漢儒多引
春秋斷大政則書與春秋亦政事之所自出也非特一經也
易所以冒天下之道舉而措之民謂之事業則可爲政者莫
大於易記禮者謂班朝治軍蒞官行法教訓正俗分爭辨訟

非禮皆不可則禮又政之本也今之學者莫不專一經而兼
習五經果能以經術達於政否乎夫使一人而兼言五經之
治道固有所不及其各推所聞可以輔世淑民措於政事者
詳擇而明言之將以觀窮經致用之學

問欽觀大誥謂鄉飲酒之禮申明古先哲王之教令斯禮
之相傳尙矣果始於何時歟古者之行是禮一則賓興賢能
二則卿大夫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其詳
亦可得而言歟賓主介僕之位有不同九十至六十豆數有
多寡所以示民者其義果何在歟孔子嘗言觀於鄉而知王
道之易易也夫鄉飲之近於王道亦有其說歟 聖朝稽古
爲治頒儀式於天下敘長幼論賢良別奸頑異罪人坐席敘
德與齒而犯法者列於外坐勸懲之意可謂著明矣是卽先

王化民成俗之道也其節文制度亦可得而悉陳歟夫明乎古之道而通乎當世之務學者之事也其毋多讓

問人之行莫大於孝故聖賢之問答加詳焉今我皇上大誥之書明孝以訓臣民凡爲臣子者所當服行而弗忘也夫所謂飲食之品溫清定省之儀出告反面之節父母有命善則速行乖於禮法則哀告再三與禮經所言亦相表裏歟事君忠夫婦別長幼敘朋友信四者之爲孝可得而詳言歟所謂居處端莊也泄官必敬也戰陣勇敢也其事果何脩而可致歟若何而可不犯國法不損肌膚不致人之罵言歟此聖誥之大綱也其條自可得悉數歟今也家傳而人誦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孝爲先王之要道詎不然歟夫言明乎道雖千古以上之聖人猶尊以爲經況聖謨之大諸生甯有不素

講而孰究其義者乎其悉心以對

問國之有才猶鉅山喬嶽之有名木也故觀木之盛可知山嶽之崇厚觀賢者之多可推國之盛隆三代以下稱最盛而歷年久者莫漢唐與宋若也漢之張子房諸葛孔明唐之魏徵宋璟張九齡陸贄宋之李沆韓琦富弼司馬光皆顯於世者也其學術之異同事業之崇卑亦可得而論歟抱道德而不大顯者若賈誼董仲舒之在漢韓愈之在唐周程張邵朱子之在宋遺言具存於世其源流統緒之詳亦可得而言歟昔之不大顯者使其居光顯之位其亦效漢唐宋之治而已歟抑能比三代歟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亦所宜講也達而在位所欲舉者爲誰仕而不顯所成就者何事悉著於篇將以觀多士之所志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集卷之六終

後學雷長樹謹校

